

第二十一段 梅雪香自呈詩稿 自芳館細費評論

猗猗見雪香在牆外聯吟，急回房中，謂芷馨曰：「不知秦生是幾早就在隔牆窺探的，我們今日被他看個飽，真是慚愧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如花似玉，怕他看不成。」猗猗曰：「成甚麼樣子？」芷馨曰：「幸得我與小姐不曾說些甚麼，若有一句戲話被他聽見，卻是怎好？」忽晚奴至，謂芷馨曰：「太太喚你去。」猗猗曰：「這事不必對太太說，從後放檢點些就是。」芷馨曰：「曉得的。」說罷同晚奴去。猗猗自歎曰：「如秦生這樣才貌，與他作個並頭蓮真是人間樂事。不知老母是何意見偏嫌他是遠方人，到今我難為為情。」少時芷馨至，見猗猗若有所思，曰：「小姐似有悉腸卻是為何？」猗猗曰：「偶然不快耳。」芷馨微會其意，也不再問。

次日晨起，猗猗曉妝畢，謂芷馨曰：「去把菊花折幾朵來戴。」芷馨曰：「我不折。那菊花在太湖石邊，要上山子上去折，恐秦生看見哩。」猗猗曰：「去折幾朵快來就是。」芷馨走上假山，倚著太湖石畔將欲折花，已被雪香看見，急呼曰：「芷馨姊，小生有句話對你說，煩你暫停一步！」芷馨聞言，略折數朵，急走進自芳館，到臥室妝臺下，對猗猗說：「秦生喚已，那生云有話說，是我顧，急走進來了。」猗猗聞之亦不作聲，但云：「該揀幾朵好的摘來。」芷馨曰：「那生要與我說話，我就走了，何能夠選好的？」猗猗云：「明日再折罷。」

到第二日，猗猗又命芷馨曰：「今日選好菊花，折幾朵來。」芷馨復去。雪香又呼曰：「芷馨姊，昨日小生有話說，你何不與語？今日請暫停一步。」芷馨見雪香豐姿秀美久生憐愛，與之對話心非不欲，特恐小姐見責故爾急避，卻自己告訴小姐，不料小姐無語，復命再來折花，因想到小姐必有意思，我又何妨與他說話，遂立住腳答曰：「秦相公有話但說無妨，祇是非禮之言切不可出諸口。」雪香曰：「小生豈敢以非禮之言污姊清聽。昨聞小姐與姊聯句，知俱屬柳絮之才，小生有拙稿一卷，本當就正於姊，但區區之意更欲取法乎上，煩姊帶呈小姐，祈為刪改指示，則惠我良多。」芷馨曰：「我家小姐論詩最刻，自漢魏六朝，以迄唐宋元明，流傳詩句類皆大家、名士，然自小姐觀之，猶且不無遺議。相公果是壓倒元白手段方可邀得月旦一評，若祇有尋常技量，切莫向班門弄斧令貽笑紅閨，挫你吟壇銳氣。」雪香曰：「小生原欲虛心請教，故不敢藏拙耳，祈芷馨姊為我帶去。」芷馨曰：「相公將詩稿拿來，我替你帶去。」雪香走回房中，拿出詩稿一卷，遞於芷馨曰：「小姐若有甚議論，還望芷馨姊指教。」

芷馨應諾而去，到自芳館對猗猗云：「小姐今日命我折花，那秦生又云有話說，我嫌他兩次相呼，因問有何言語，他卻也無別話，有詩稿一卷欲就正小姐。我初不肯帶來，他懇求再三，我與他帶來了，小姐你且看看。」猗猗將詩放在案頭，緩緩翻閱，乍驚曰：「這生怎麼字雪香？」謂芷馨曰：「他叫甚麼名諱？」芷馨曰：「從前與老爺寫的扇子上有名字，小姐就忘記了？」猗猗曰：「那時一心賞他好詩好字，不覺大意了哩。」芷馨曰：「我聽見老爺向太太說，那生姓秦名諧晉。」猗猗曰：「諧晉二字與雪香二字，義不相涉，何以取雪香為字？」芷馨曰：「是外字也有之，小姐何故著驚？」猗猗曰：「不是我著驚，往年聞老爺說，羅浮梅氏名如玉字雪香，今見這生亦字雪香，故觸動了。」芷馨曰：「同字何足為奇？」猗猗亦以為然坦然不疑，復將詩細看，見在桃、李妓筵填的《滿江紅》一闕中二語云‘座有東鄰情不適，世無西子難誇美’，因曰：「這生眼孔甚高，定是情不妄動者。」芷馨曰：「我常見小姐的眼孔，亦與這生眼孔一樣高法。」猗猗嗔曰：「你胡說！怎麼將我與這生並論起來？」又看到蕢酒亭詩句曰：「趙師雄遇美人處是在羅浮梅花村，這生係武陵人，怎到羅浮去過？」芷馨曰：「男兒桑弧蓬矢志在四方，這生到我西冷來得，難道到羅浮去不得？」猗猗亦不介意，又看到在銷魂院詠牡丹詩及桂蕊和的詩，乃曰：「這生眼孔甚高，卻也留情這個女子。」又曰：「這女子詩才清雅，想必顏色亦佳，無怪這生留情的。」復閱桂蕊所和牡丹詩曰：「頷聯下句云‘誰憐一葉任飄流’，卻似青樓妓女所作，以如此美才流落妓館，殊可惜也。」又將雪香牡丹詩細玩幾回，曰：「這生情不妄動，卻又是個多情種乎？」芷馨曰：「天下之易動於情者，必非深於情者也。惟其情不妄動是以一往情深。」猗猗曰：「芷馨此論最確。」復將詩翻閱，見桂蕊七古一篇，歎曰：「從古自今，未聞有流落青樓，猶能抱璞者。這妓女真是大奇，秦生留情於他，本來不錯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何以見得猶是未離之璞？」猗猗曰：「如所云‘我本名園清潔侶，瓊枝珍重倚欄干’，不是證據麼？」芷馨曰：「不過是如此說，未必果能全節保貞。」猗猗曰：「緣慳失足煙花隊，哪肯留情還獻媚，歌扇舞衫儂盡拋，生平不慣箏琶事’，這四句更說明了妓館接客，不僅留情獻媚、歌舞箏琶等事，這妓曰‘哪肯’、曰‘盡拋’、曰‘不慣’，是並此等事且不屬為，遑問其他？況後又云‘相如有意結絲桐，空向巫陽求暮雨’，非能保節之明證歟？」芷馨笑曰：「小姐，我祇說妓館中，不過留情、獻媚、歌舞、箏琶等事，今小姐說不僅此等事，敢問除這些事外，還有何事？」猗猗嗔曰：「你偏來難我。你說還有甚麼事就是甚麼事！」芷馨曰：「我實不知。」猗猗曰：「不知就罷了。」又將七古細閱一回，歎曰：「艷麗悲涼，真是閨中之秀，何紅顏薄命乃爾！」芷馨曰：「若得這樣有才女子和小姐朝夕唱和，倒是一樁快事。」猗猗曰：「如這個女子的才，天下誠恐無二。」芷馨曰：「未必能及小姐。」猗猗曰：「我亦不能出乎其右。」晚奴至曰：「飯熟了，請小姐喫飯去。」猗猗遂將雪香詩稿藏在篋筒中，同芷馨出。